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五

大梁李濂

濂川父

藝文二

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唐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
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
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
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嗥劫
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
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
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
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
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
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及宣

河之云云源二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代山石
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汲水新渠記

宋陳師道

汲句于蕭其闕如缺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
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
儀其下爲渦別爲汲汲至蒙別爲獲餘淤迤于淮陽
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
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
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葭蕩而受
沛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

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
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
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
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
川河涕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良蕩受濟禹塞滎澤而
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良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
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洑爲二而
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
叙渠源或河或涕或河涕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

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
自漢末河入于汭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汭自滎陽別
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
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
導河入汭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
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
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汭而入於南清南
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毫宿單濟之間千里
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
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

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
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
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
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
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
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
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
侮以登于治然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
此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
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

欲書也遂爲書

新脩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匪
其人不可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
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
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
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
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
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
雨風晨趨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

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
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
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
即廳事群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
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天以玉城
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制二府親
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唐方制旁皇鈎折繪圖
以聞即刊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
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
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

知制誥臣繹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二實之
次謹按三代盛王繇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
典刑物采位級煇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
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納出則寵之淑旂龍章
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進粉純之居仰而視其
宮則有棖題之襲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衮鳥之嚴麗
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
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
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
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响

响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
出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
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
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
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
於當時盖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
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
烜耀神武遂一字內煩用戰動闕閱將帥之人浸久
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
夙興罔敢有懈至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惟

先王治理之宜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
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
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脩明
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墮必使望其器可以
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
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盖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
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
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脩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
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
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
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
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
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
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既除此司并南北軍
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
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
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門聞

機政其任職差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
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
四方之事每徂於燕處之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
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
執事叩閣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
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春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
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
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脩天下之政
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
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

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
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
至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愴折於萬里
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
棖杙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
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
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人止

臣勞於下法在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外歸至房
魏可數也是一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况夙興夜
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噦噦鑾聲金門未闕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非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
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

遺事
卷五
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
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
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然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惛惛假寢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以人

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世貴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
王禹偁爲文誥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河南省左右替治堂記

元許有壬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
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爲都省幅員際
天機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
制魏晉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
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今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
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

通志
卷五
九一
右司都省分爲二行省則合爲一設卽中員外卽都
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卽
中爲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
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昔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
我朝簡擇尤甚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
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卽中觀音訥
員外卽脫囚陝西省卽中趙中爲卽中宣文閣鑒書
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帖木兒
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爲員外卽上都留守司都事禿
滿海牙檢校官維吉董守成爲都事朝議以用之供

億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腹入爲禮部卽
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
果作及來承之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
梁府署密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
者憇焉吉輩請日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
乃爲之說曰字書訓贊白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
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
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
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
不遂農疆域多成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

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替世盖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爲它設敢斷章爲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替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汴梁泮宮脩復石經記

李師聖

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焉迨吾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脩之集群聖之成

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舜若曾若思若孟述六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摶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靡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

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
將七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
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
月而復還舊觀柰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
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
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
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
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
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
妙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能知

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
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
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真
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
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爲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
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
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
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
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
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

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於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也姑即人生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頰面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皿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况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爲蠱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夫理

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熙春閣遺制記

王暉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爲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鰲爲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爲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其耳爲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

位與平座疊層爲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爲閣位者
三穿明度闡而上其爲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
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
具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杓之下止一位而
已其有隆有殺取其縹緲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
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汴自壬辰
兵後故苑蕪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
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麥秀黍離之感且詫其
巖業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
不藉井幹不堦峻址飛翔突起干青霄而直上之似

夫鰲掀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
復於秦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
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歧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
衰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
數焉故也然熙春遺構亦可爲近代之傑觀彼騷人
詞客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庭章而徒仿
像其半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
槩之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聞鈕氏之說使觚稜金
爵上雲雨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言
不足以達遠因作記以遺之鈕氏者斯世工師之良

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王惲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塏地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抵居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前敞臺門扃闕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敦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住持寅奉香火景禮四元宗獻之女童卅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黃冠妙

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索玄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僊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汝等祇嚴修潔善守廟祊毋負劉侯付託妙明唯曰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禮棲雲玉真人爲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溫與妙明爲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溫妙明俱壽臻期願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尹某卒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聿來栖跡法號妙真道俗咨嘆祠宇爲增重焉妙元洎妙真罄刮粧奩刻苦樽節遂重脩正殿臺門創建獻廡于

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廚輪奐一新蒙洞明真人稱賞
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袞日誦五
千玄言爲課朝夕焚誦祝聖人壽願天下安鶴髮童
顏精健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後走書
幣京師求記於秋澗翁予宦遊大梁者屢矣故國遺
蹟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謹按祀
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人鬼出自邦國達於
臣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神初未載也
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
知頌城隍陰事雖儻悅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爲

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莫城隍若
也况汴梁爲六代都會四方輳集城池盤礴衢陌交
通人物繁夥精英之萃集晝夜開闔死生變化幽明
兩間其有神爲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
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
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
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明妙
元妙真等式出於詩禮名家薰膏鼎彝族清修道行敬
恭神祇以致廟貌完固闔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
由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源本自不忘劉侯經始

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三皇廟記

吳炳

皇元立制於凡古帝王明聖功德之載祀典者有大
詔令則即其所祭之有司擇日行事其祝幣牲牢之
數因時損益祭已即去三皇乃因舊制立廟郡縣有
常所祀用莫春之初有常日其祝幣牲牢之數有司
恪守不敢有隆殺焉有常禮豈不以動被天下與一
時之澤視開天之聖立極於萬世者廣狹不同而國
家所以崇德報功者亦因之有厚薄歟汴梁路去京
師千五百里而近治開封尹故地總州縣數十為大

府省憲咸在土地人民之廣繭絲保障之任不後旁
郡其諸神祀崇樓閣殿峻基宇而凌空虛者遠近相
望皆興於私家獨力乘堅良而擅素封者奔走恐後
三皇之祭宮不踰畝在良岳廢基之顛如無所于託
而姑栖焉者主祠配饗合食一堂前後尊卑紊無秩
叙几筵俎豆不比於禮拜伏薦裸窘于登陟若是者
蓋有年矣所司視為故常不屬于意方以不飭郵傳
為大故非所以奉明制而崇聖祀也然土功之興民
亦勞止為之以漸人不告病而功倍常是一材之積
一甓之用有不可少者是為之兆後將有興起焉若

無忝參之積徒太息于此將無所爲計猶病七年求
三年之艾苟不畜之終身無所及矣若李侯者其有
知于此歟李侯之來也能奉宣上命以惠愛爲治首
脩儒學顧瞻是廟乃喟然歎曰時尹之責其何敢後
乃買田以拓故址夫土錮之啜譏于已陋施之古昔
似無天失乃命埏埴之工爲登豆簠簋爵壺饗犧象
之尊奠池薌鼎無不具者粥銀五流造用器命吏籍
之分官田二千五百畝有奇以畀醫學議定代期及
之會朝廷有停役之命遂不果就遣掾王國輔請文
以記之若有望于後者侯之用意勤矣君子于義所

當爲者惟力是視成不遲速幾不在我侯爲是廟先
事儲積而張其本者又豈特一材一甓而已邪後之
來者其才行皆膺選拔而尹是邦方將奉行國家崇
德報功之意與夫林然以生群然以居室處而火食
養生以送死與主是廟者仰視几筵俯食土田之入
孰非蒙三皇之澤者哉皆將攘臂爭先趨蹶卒事其
孰不曰是廟之脩自李侯始亦何病其不出於已也
侯名信字可復上黨人前爲京尹治有能聲今以正
議大夫爲總管云副之者朝散大夫同知崔阿沙
奉議大夫治中劉巨源承務郎推官張君謙贊者

承務卽經歷李獻而董是役者亦王國輔也

開封府重修廟學記

國朝于謙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刪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而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我 國家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開封爲中州甲郡故有廟學歲久隳圯儀觀弗稱前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

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遂極力爲之而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渾而爲崇闢隘而爲廣飾陋而爲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黃宗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惟夫子之道如天 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哉爲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絃誦于斯游息于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則

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其根柢而弗專事言
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行其道于天下
事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愧於天地鬼神而後
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 朝廷作
養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其於郡守作興之意豈不
重有光邪侯名曠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名進士起
家拜黃門即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
云

祥符縣重修儒學記

劉昌

祥符即古浚儀縣 國朝省開封縣入之其學宮創

始無所考河南左布政使廬陵李貞祺云宋置都于
此既設國子監則縣無緣更置學舍學即雲老寺及
祥符縣故址也 國朝洪武五年知縣胡聶創建規
制粗備而圯於水永樂四年知縣王春始修復之宣
德十年教諭沈麟求得鐘樓餘材三百因大爲理飾
又闢道左右表以文林巍乎煥然士民聳觀暨天順
五年蓋已二十有六稔腐蠹相繼比河決郡城遂蕩
析無遺矣明年予以按察副使提學既至則有司已
作禮殿講堂而廊廡齋舍漸亦就緒未甚宏偉予乃
謀於二三寮友寅恭克協僉議維同今按察副使安

成王公齊首爲之作饌堂於是庖湍庫庾悉還芻列
左布政使四明章公繪復即左右故道表以興賢育
才而教諭陳禎又率士民之好義者作二門其在禮
殿之前者曰櫺星在講堂之側者曰禮門又表其出
入所必由曰義路櫺星之南地廣二百弓嘗爲汴渠
所經渠雖湮而積水如故人頗病涉按察使建安劉
公福副使泰和歐陽公熙爲作石梁于上稍南臨通
衢而王公又作飛樓適視兵商洛不果今按察使關
中宋公欽甫蒞任即詣學周覽且曰我不可不任厥
功曾未幾時竟登于成所謂魏乎煥然士民聳觀者

益有加于昔諸生相率請記夫求道必以學學必有
師孔子萬世之師也人所以靈不向慕者宜無所不
用其心况學宮乎况浚儀爲中州之首邑乎孔子過
儀儀封人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晉地道記曰儀封
人見孔子即此浚儀蓋在當時其邑人已知靈承向
慕如此况我朝 列聖繼作尊崇孔子檢詳學制諸
生之所耳濡而目擊者又生長中州風俗素厚之地
惟勤於誦數而務端其本以如諸公之靈承向慕而
持之堅焉則於斯道也不幾矣乎皆應曰諾遂書以
授之俾刻爲記

揚州門新造石牌記

呂原

汴梁宋河南行省治所而其地則所謂天下之樞也
肆我 皇明之初嘗建爲北京既乃分封 周王於
此并置河南都布按三司而附以府縣衛所焉其城
周廻二十里外則繚以堤當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
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
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 國朝正統戊辰亦嘗分
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淮如故築堤護
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要徙而流雜泥沙又
易淤澱以其故水載高地堤日增高而城以下也天順

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
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 王府
及官衛儒黌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沒摧圮力
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者徃徃溺死事聞 上
特命工部右侍郎瓊臺薛公遠往拯治之 璽書授
以事宜公星馳至汴敷宣 帝德綏爰衆感即移粟
以賑其饑躬率三司官僚按視地形商度工用及以
緩急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徵
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於所屬委開封府知府魚侃
通判蔡保等管領應役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以項

惣於決口上流督夫下椿捲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
餘丈浹旬堤就決口絕流而水趨故道又令副使張
諫參議王鉉於土城東起獨巒岡訖貓兒岡督夫鑿
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
耗減又命參議史敏僉事高遠於土城東南曰揚州
門浚舊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
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黃河
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 王府等廨署亦
漸可居而軍民蕩析流離者接踵復業野田堪入者
俱播宿麥矣顧城地最低窪積水其能盡出則今參

議蕭儼李浩僉事王紹督夫車馬參議何陞又導而
分之閱月水盡乾涸初環城五門俱有潦水河決後
水益瀰漫無津畔往來者必籍舟楫一遇風濤莫或
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文令項璉等築道
路於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內外莫不使之且
令李浩修補城垣缺處及剏築各門月堤軍民有貧
餒及缺種子者給以粟麥凡八千餘石有屋居漂蕩
無存者給以棖標共一萬三千餘株事將竣因念積
水全賴開渠浚導議即揚州門置牓以限外內倘後
內水有積啓而洩之或外水欲入閉而塞之庶爲永

久之利適巡按御史梁公覲董公廷圭至議用古協
即委布政司照磨金景輝等於鄭之賈峪山採石煉
灰勸客舟如期輸至就令景輝及開封推官劉錡董
役未幾牌成蓋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
二月二十六日輟工凡役丁夫三萬八千四百二十
一用椿木三萬一百七十四芟稍以束計者一十二
萬七千四百捷固以件計者三千二百麻以斤計者
九千七百八十六而牌用石八百餘片磚二萬餘塊
灰三萬餘斤是役也諸公開誠勸諭人心咸悅故勞
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也及薛公已還闔城士

庶咸謂其仰體 朝廷之心既拯民於昏墊又防患
於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述以告來者而崇明訓
導祥符艾俊爲書以求予記嗟夫中原水患惟河爲
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其委以分其勢故當大伾而
下析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
固難如能先事爲備訪求遺瀆以爲委則亦不至臨
事而失措矣穿渠置牌蓋知從事於委者然委弗多
而泛溢所當虞也因記夫施工次第并贅以是說云

序

送權秀才之汴州序

唐韓愈

伯樂之厩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瑩瓌恠之士
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在或作奇相國隴西公既平
汴州西下或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門
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
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于
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
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
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
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感興詩以贈之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隴西公董晉為
宣武軍節度使

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愈為觀察推官文
珍將如京作序詩送之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陳留屬汴州宣武節度使
所治汴宋亳潁四州隸焉
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
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
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
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狀後
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
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
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
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闊報國劔銜寒
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柳宗元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
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
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捍
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尚論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
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立政補藝人叔臣百司表臣表奔之臣謂董晉為宣武軍宣武軍贊以藝人謂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參剛柔而

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敦遂至有衆故揚公以

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

諸侯時當朝之拜儀凡同官之容屬皆餞焉容受童

儒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以宏

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

郎中崔公崔群字敦禮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

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縮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

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

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蓬池楔飲序

蕭頊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而握
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民中
朝始參燕賀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鬱爲成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
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飲於蓬
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潁右匯郭
邑渺彌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
遙原紫巖崇崗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卽爲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鐘以給曹縣吏領徒而脩頓
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乃牧乃擁車徒曳旌
旃邛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
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
謳援青蘋駭紫鱗廻環中汀緬望南津飶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
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
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
請皆賦詩志焉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車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節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鑾之聲行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

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勿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
心而使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
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
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鑾佩玉雅頌
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
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豈不能具得之
於內者又亦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
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若豈不
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
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

其莫余授也治平二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
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
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
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珪
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
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吹臺春遊序

國朝劉醇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
往往爲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
存無幾而又河水湮沒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

泯然無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也然
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
臺也臺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
行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西
景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哢魚游
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璣邀余暨子出共公體方黃公
輩同往造焉具酒餼設几席列坐于芳樹之間深杯
迭進清歌間作衆賓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
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
既風流賓亦醞藉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

而有之矣况又歲屢豐稔人多閑暇不負疇昔所約
得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將歸
據吟鞍歌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指而嘆曰
昔時太平氣象復見於今日矣於是庭璣乃繪以爲
圖列次衆賓姓名俾余叙其事用傳于將來余謂光
陰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汨沒於塵埃之
中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
而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
取焉

吹臺駐節詩序

劉昌

開封爲古蓬池忌澤之藪梁惠王發以賜民因之開
封文獻通攷云今郡城西古城惠王所築也城南有
吹臺世乃言梁孝王臺何邪顧謹中輩至指開封爲
梁園又何邪夫孝王國于梁自是梁郡在今歸德州
睢陽宋城之間李白所作梁園吟正指此開封在漢
爲陳留郡非孝王封內則吹臺烏得爲孝王臺邪予
纂中州勝覽始據梅聖俞詩而訂正之聖俞之詩曰
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吹笙簫無復聞黃土化珠翠
較然有足徵者矣唐杜甫從李白登吹臺慷慨悲歌
爲一時所慕故後世騷人詩客以不得至開封登吹

臺歌嘯爲欠事况當明盛之時挾能賦之才有如吾
進士陸君建節過從登臺弔古以發千載之遐思于
中州之地而揚眉吐氣騁其所欲言者乎此宜見重
於開封之大夫士而吹臺駐節詩所由作也周禮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以節無節則不達故當時有五
節角節虎節龍節各用於其所宜漢世用竹今用符
以印章合而行事亦即古之所謂璽節也然節不在
物而在人人其有毅然不撓之節斯然後達於事而
無滯故大易有云安節亨陸君之使於開封也溫乎
其恭也秩乎其度也凜乎其所持也其心蓋欲杜

甫李白爭優劣則豈特登高能賦而已其遠且七回
有能辨之者而爲一時所慕又必由今以及後於是
祥符學諭陳君哀今大夫士所作詩將以送陸君以
存故事而授予觀予推本而叙之

欽謨此序謂梁園當在睢陽宋城之間直以
吹臺爲梁惠王築而取證於梅聖俞之詳按
漢書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疑自開封至
睢陽皆其封內也杜甫詩昔我遊宋中惟梁
孝王都氣酣登吹臺云云而本傳云甫嘗從
李白及高適過汴州登吹臺此又何也

中州覽勝序

唐寅

吾黨袁臣器少年氣逸温然玉映盖十室之髦懿也
弘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揚子歷彭城漸
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
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目游其中予杰與鄉
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盖其知之素而能說
之詳也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體揉柘幹以麗別室固
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慤者懷田里沒
齒不窺闔閭曰世與我違甘與蓄木委灰同棄雖有
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欲

自展以異而類然青袍掩脛馳驚士伍中而身未易
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新從魏地
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
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
中有持盂羹爲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其爲我重陳
之余他日當參驗其言

汴京遺蹟志卷之十五

